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林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朱起鳳

鶴林集卷十五

宋 吳泳 撰

進御故實

建紹乾道陰雨五事

建炎三年六月己酉御筆太史奏天道久陰霖雨不止占久陰陰盛下有陰謀霖雨者人怨所致朕恐政失其道可來日名郎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朕之過失民間疾苦政事失錯可以消天變可以收人心可以

召和氣實封奏聞

紹興四年六月乙丑臣寮奏方今國用軍食盡仰浙西今陰雨連綿害于耕稼萬一歉饉何以支吾臣愚欲望聖慈發自誠心專精祈禱仍詔大臣講求所以修人事應天心之術凡刑獄有可理理之工役有可停停之浮費有可省省之人事既修天心自格庶幾變災為福中熟尚可冀也詔從之

八年四月丙辰御史中丞常同奏伏見比者淫雨踰

月天地陰晦此蓋陰盛之象其為災異明矣夫君者陽也臣者陰也意者兵將驕恣有難制之漸乎刑獄淹久多冤濫乎百姓困弱怨氣溢乎究此數端雖曰匪易然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信之畏之慮之圖之而已臣願陛下每以數者曲留聖意念念不忘則羣策日聞變將自消矣

乾道元年有司以久雨乞分遣郡縣吏禱於山川神祇上曰應天當以實此不必也比聞兩浙身丁錢絹

皆取於五等下戶其議蠲除之小大之獄豈無寃滯
其令御史慮囚朕將避殿減膳以答天譴
三年宰臣葉顒奏淫雨不止咎在臣等昨日有奏乞
罷政上曰不必如此此皆朕有失德卿等當與朕交
修庶政以名和氣凡政事有失中刑獄有未當皆宜
留意上又曰可差官分決滯獄
臣聞先儒有言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小人者
君子之陰也陽明勝則婦婉而順臣共而義小人遠而

伏故機祥休徵並應而沓來陰濁行則婦乘夫臣僭君小人內而君子外故妖孽異眚層見而疊出攷之先漢災異之來抑何其稠也坤震載摇則嘉鳳之專應之河井湧決則班趙之罷當之黜向任恭佞讇求進而彗流日蝕之謫見北邊驛騷匈奴驕肆而大雨水溢之災起一事失一異應天人相與之際豈不甚可畏哉漢不足進矣紹興開中天之業乾道有重熈之運君德清明政事修舉內無女謁之寵朝無專政之臣憸壬無蔽主之

失夷狄無猾夏之患然天多沈陰而雨數降霖霪不止而日少光修之人事者既無一缺之非而驗之天象者猶有譴告之異吁可以見天心之仁愛人君矣然聖祖神宗豈一日忘敬天之怒哉慮政事之錯失也思兵將之驕恣也念百姓之愁怨也軫刑獄之多冤也君臣交修而德日隆天人交感而善日應卒能易水潦而豐登變妖眚而休福者盖灾異之來雖與漢同而人君之德獨與漢異也況今木行失度既有苦雨數來之徵積陰

不斂又有穀爛于場之慮則修明二祖之政在清朝可不亟加之意

建紹諸臣議秋防

建炎二年五月吏部侍郎劉珏奏臣竊謂今時已中夏其去秋之時無幾矣臣願陛下申命大臣講求其端博詔羣臣各獻其説深恤軍兵之居處飲食而教之以力戰之法遴選守臣之才能勇略而付以足兵之寄優容狂直以廣言路節抑浮費以裕邦財除苛

揺信詔令以結天下之心急戰功旌死事以激忠義之氣如此則金人雖強尚可捍禦而窮冬無驚擾之慮矣

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張守奏臣准省劄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置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留無功之人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

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
紹興四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常同奏臣聞國家艱難
以每歲春夏未甞經意武事八九月之後方始講究
謂之防秋習以為常曾不深慮臣去歲之冬甞因奏
對數陳親聞玉音欲自歲首即修武備夙夜以冀今
春巳中日月易逝得重寸陰敵國可虞而不可信和
議可講而不可恃欲望聖慈明詔大臣無苟目前之
安無作因循之計加意籌畫以壯遠猷

六年五月吏部侍郎劉大中奏臣近蒙宰執召至都堂傳聖旨令具將來防秋利害臣書生未習軍旅之事安得具畫上贊廟謨臣願陛下應天變以實結人心以誠待敵勿事虚聲愛民勿為文具此乃禦敵之本也

十年五月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葉夢得奏臣竊惟敵情變詐不測盛夏弓解馬疲之時遽至王畿其志必欲先入東京休養士馬至秋深長驅南下為衝突

之計欲乞朝廷先定大計更命三將各具所見如何則守如何則戰守以何道戰以何術孰當鋒居前孰勤兵殿後如何以為聲援如何以為策應一一條上取所可行者就付之以責功效

臣聞周以盛夏征玁狁而捷漢以秋冬伐匈奴而敗安邊保勝之策亦貴乎豫而已矣夫温燠之氣盛于東南嚴凝之氣盛于西北凡敵人之所以衽金革被弓馬堅忍而耐戰者亦其氣候使之然也故四月入溵八月出

瀫馬秉收之候也草青而歸棗紅而來兵出役之期也彼無歲不飲馬無日不燿師専以蠶食上國為謀而吾則巍冠博帶優游閒暇玩愒時日以待之則雖耳未聞鉦鼓之聲目不睹旌旗之色識者已覘其不敵矣杜牧有言曰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回鶻意外一舉無遺類矣今固不敢望行杜牧之策但如建紹間李綱所謂夏已及半去秋不逺非早圖之則敵又奔突劉班所謂時已中夏去秋無幾惟博謀羣議則尚可

扞敵如臣同如臣守如臣大中如臣夢得先定大計急
修武備等策亟於此時早作措置則尚可以遏羣哨於
未南止敵衆於將逞不然采薇之戍勿剛折柳之樊益
薄止俟其馳突自來而自去則非臣所顧聞也

紹興乾淳經理荆襄淮蜀事宜

紹興元年正月乙丑荆南鎮撫使解潛奏荆南係四
川之口最為要害東鄰鄂岳北接襄郢見今侵犯未
已千里之間人跡斷絕本路郡縣十分殘破臣獨立

一方事力單弱無以鼓作士氣保守方面伏望差撥一軍精兵前來鎮壓敵氛保護川口有旨發王宗尹柴斌兩軍人應副使喚

七年知象州劉子羽奏荆襄昔人用武之地自喪亂以來莽為盜區國家多事未遑經理亦幸敵人棄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丘墟固難盡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為一路增重帥權益兵聚糧募民耕種為戰守計一者貫通秦蜀無斷絶之虞二者控扼上流

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闞中原有卷席之勢是一舉而

獲三利也

乾道三年勘會兩淮州軍曾經殘破去處二税各已

分數放免尚慮民力凋瘵未蘇州縣財賦闕之可更

與展免二税一年其上供諸色窠名錢物等沿邊州

郡更與全放一年

淳熈五年新知西和州王傑進對論關外四州與内

不同當厚加存恤與之寛租賦釋逋負蠲傜役減征算

使家給人足以備他日出師之用上曰今日正當如此

臣聞勞來還定西周之所以中興生聚教訓於越之所以復霸自古未嘗無敵國外患也使變故之來挫益激衂益厲刓缺破碎之處隨事補葺而益振則壞者未有不興僨者未有不起者當烏珠侵邉之際亮主飲江之時鐵騎如雲征塵覆烏飄忽震蕩所向披靡而並邉城戍堡聚莫不罹其虔劉之毒曠土彌望居民稀少此何

等氣象惟我紹隆君臣奮春秋復讐之心鼓匈奴未滅之氣振厲激作未嘗以一時觸藩之小故而沮其萬世立國之規模故近而淮甸遠而襄蜀凡蹂踐傷殘之地兵闕則須而補之糧匱則隨而峙之流移未安則宅之城邑未復則修之耕種未廣則招民而墾之專務興補而壞者全悉心經理而勞者息中興之業成而復還承平之舊觀職此之故也頃者北兵潰防疆事孔棘襄蜀諸州半遭屠爕乘其暫退而亟撫瘡痍隨其流離而速

加鎮定厚藩籬而安堂奥無大於此惟陛下亟行之

紹興吴玠守蜀關二事

紹興二年十二月金人使薩里罕哀五路叛兵來侵時吴璘駐和尚原兵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李彦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吴玠别將以游騎出熈河綴關師古而大軍由商於以入三年正月乙丑陷金州參議劉子羽移書與統制吴玠曰金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馳

與金兵遇金人始至關下被重鎧步登山而仰攻我
之弓弩亂發且轉大石擊之至不能前則背山而坐
蘇則又登凡六晝夜敵皆敗衄無何金人募死士從
間道犯祖溪關守將郭仲力不能支玠見金人掩出
我師後遂自饒風一日馳還漢中四川大震二月己
亥薩里罕入興元府子羽約玠退屯三泉玠曰關外
蜀之門戸不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
其後耳玠往守仙人關子羽築硬柵於潭毒山以死

守金人至金牛不見兵疑有伏玠又陽爲軍書㑹諸將欲斷歸路金人邏得之懼俄而報曰敵退矣於是子羽與玠急遣兵邀之于武林關金人盡棄其輜重及所掠人畜而去後軍爲我軍掩擊及墮溪澗死者數千計其後王俊于饒風下得馬革萬七千餘且金自用兵以來無所得而有所亡未有如此役也

四年春二月薩里罕與烏珠蓄憤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决意取蜀吳玠諜知之乃

預治壘於仙人關側號殺金平嚴兵以待辛丑敵自寶鷄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關直攻玠營玠以萬人當其前總管吳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宗弼聞之擁兵急攻關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劉連珠硬砦十數座又來玠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玠令軍中併發神臂弓飛矢大砲斃敵無數敵添生兵萬餘分為二陣宗弼陣于東將軍韓常陣於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楊政言於玠曰

此地為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玠從之金人復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翌日薩里罕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姚仲登樓死戰樓已傾仲以帛為絙曳使復正敵以火焚柱仲取酒擊滅之敵引去遣王萬年等分紫白旗入敵軍敵奔潰抵夜玠別遣五將分更刼寨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斂兵宵遁是舉也敵決意入蜀既不得志遂還鳳翔

授甲士為久留計

臣聞蜀國之上流也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則自金均歷襄州而徑趨漢陽者為一道岷山導江東别為沱則自涪萬里入瞿塘而徑會於九江者為一道故昔之固國者必以上流為固而所以固蜀者必以關隘為守紹興君臣日夜念此至熟也蜀之險固多岐而饒風一關漢中之屏蔽仙人一原西河之衿喉臣玠臣子羽臣仲嘗守饒風矣臣璘臣政臣萬年嘗扼仙原矣如重弓副矢

一隙弛則一備嚴一士亡則一將繼鐵騎雖成林而終不能越關而西者玠與璘之力也今敵之勢不同于金而操關守禦之士又少於全盛時近閒諜報頗有先通川路後會江南之意萬一鄉導者與之畫王濬造大舟遠舫之策直下荆州則江澌震驚而不但全蜀之憂矣為今之計莫若急督趣襄閫早發援兵以救仙原之危急科降緡錢差人押發以救蜀餉之匱急戒飭監司帥守各務進屯以救三川之亟如救頭燃如解倒垂毋使

蜀之失自端平始幾可以有辭於永世矣

高宗諭世忠修好光世

高宗皇帝紹興四年淮西安撫使劉光世淮東安撫使韓世忠以私隙未平上謂世忠曰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恂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

臣竊惟晉以欒書將中軍而師乘和漢舉向寵為都督而行陣睦師克在和古之道也兩虎相鬬不能分之則不足以結冦賈之懽羣狐互爭勿能遏之則適足以挑王沈之釁況中興將士若非高宗皇帝駕馭調一則安能以服其心而折其氣哉夫甲曰可戰乙曰可和是猶議論之弗協也此欲進屯彼欲退守是猶識見之弗同也若強敵對境兩陣決機進止之頃如雲隨山呼吸之間如雷破柱正賴貔虎之將熊羆之士相與戮力王室

而私意横生羣猜不釋往往盃酒之間葢有白刃相讐者矣豈不誤乃翁事哉此高宗皇帝所以舉冠貫之事以論世忠而臣劉大中亦復書李郭之事以語光世葢欲使其先公而後私徇義而忘讐也已而私憾頓釋忠肝相照世忠負荆謝罪光世貽書交歡而江淮克敵之功實基於此豈有詩書禮樂之帥反不如介胄武夫哉

高宗孝宗降罪已赦詔四事

紹興五年正月敵人在江北者盡去戊午輔臣進曲

赦淮南事目上曰赦文不可誇大第使實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旨也已未德音云念士卒因戰爭之役吏民罹轉徙之虞室廬焚剽者致無以自安婦子流離者有不能相保毒加爾衆痛在朕躬閔茲凋瘵之餘需以厖鴻之澤應淮南諸軍並行存恤應山水寨團結人民並放免稅役十年嘗經兵馬蹂踐去處與放五年

紹興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丁巳上次丹陽縣宰執

奏和州敵人已遁去乃議肆赦進呈赦書事目上曰
向巳下哀痛之詔令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
但專罪已而已甲子制云慨念疆埸之民荐被兵戈
之苦妻孥蕩析肝腦糜捐室廬成煨燼之餘田野喪
耕犂之具禍貽爾衆罪在朕躬幸已靖于敵氛喜再
成于樂土欲撫瘡痍之俗爰推曠蕩之恩其淮南京
西湖北路德音到日釋雜犯死罪以下囚
隆興元年五月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癸酉

降詔罪已曰朕文不足以柔遠武不足以折衝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雖爾戰士戮力取勝而我主將應敵無方號令既乖進退失律閔茲衆志罪在朕躬更期中外之協心共輔幼冲之不逮張浚特降授特進戊寅輔臣進呈近宿州敢死戰士宜被優賞上曰當歸功于下可催促張浚條具推賞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和議成丙申德音降沿邊殘破

州軍曰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棟宇或遭於煨燼田疇并喪其鉏耰老穉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累之苦三冬匽薄千里繹騷顧爾何辜皆予不德宜推洗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楚滁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内并楊承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界曾經殘破去處德音到日除十惡外其餘罪無輕重並放

臣聞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湯誥之辭也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武誓命之辭也仲尼敘堯舜禹歷數之傳於魯經而獨取湯誥泰誓二語繼三聖之後懿哉罪己責躬之足以興邦也漢世詔令九十一章而輪臺一詔足以蓋五十年征伐之愆唐德宗所下詔書九篇而奉天一赦足以銷數十年強藩悍將之氣悔志纔萌而天意回猜情不任而人心感雖以好大強明之君猶不至墟漢而感唐者蓋有繇也我高廟孝宗之志遠矣其年發德音其年下明詔曰毒加爾衆痛在朕躬曰憫兹衆志罪

在朕躬此湯武之用心也漢唐不足進矣今日内巽相

乘外憂未弭此危急存亡之秋也其可以虛文動民哉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想襄淮漢沔疲民癃老莫不扶杖

願覩陛下罪己之詔

紹興淳熙預儲蜀帥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庚辰中書舍人王剛中充龍圖

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先是禮部侍郎孫道夫言

成都帥陛下不可不擇宜求材可以制置四川者二

三人常置之聖度上云當儲人以待緩急之用剛中亦言禦戎最令日先務勿計敵之強弱當先自擇將帥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宰執謂宜得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上曰無逾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紹興二十八年五月癸亥兵部侍郎湯允恭言仰惟陛下惠顧全蜀不忘宵旰至於擢用人材蠲除民賦無不上軫于淵衷者其除制置使也選任尤重每當制置使替移或赴召命若軍中緊急闕吏必俟申朝

廷差權官方有行移地遠日久不免留滯欲望特降
指揮依條令監司兼權詔令後四川制置使闕就令
都大茶馬一面暫兼權茶馬又闕即總領兼權
紹興三十二年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材預當儲蓄以
備緩急令王之望既來欲舉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
利害者可令集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俟採擇
淳熈十年六月己酉進呈太府寺丞勾昌泰奏蜀中
制置使一員任六十州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朝

廷除授動經年歲方始到任一去一來之時至為利害之機願于從臣中嘗儲一二人於蜀中令作安撫使一旦有制置使闕便可就除其于思患豫圖最係國家大事上諭宰執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之用者庶幾臨時不至缺事

臣聞二矛重弓詠于閟宫之詩佐車副路掌于田僕之政古人圖事雖一物之微未嘗不置輔也矧蜀去天萬

里為國家上流三軍之司命生靈之壽脉皆係一帥若非早儲預蓄將何以捍不虞宅有用哉紹興淳熈宸謨深遠或列之華近以程其能或試之一道以老其器或欲求可以制置四川者二三人置之聖度或欲嘗儲一二從臣於安撫以備制置使之缺選擇預故民聽孚戢多故戎情稔是以世將自禁從往剛中自宣諭除似與法原自利夔帥授如箙中之矢一矢既盡一矢繼之如籠中之藥一劑既投一劑叙之更無倉卒乏才之患

百有餘年蜀帥得人職此之故令人才益衰少矣韓厥既老禀以智罃子儀將去代以光弼在清時不可不預加選擇

孝宗與洪遵論呂蒙正所言君子小人之失

紹興三十二年侍讀洪遵進讀三朝寶訓至太宗問君子少小人多何也呂蒙正曰此繫時運盛衰苟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上曰呂蒙正所言君子小人繫時運盛衰朕以為不然正在人

君如何耳

臣嘗伏讀國史歷觀君子小人之消長進退其所以互相排斥者大略凡四變自元祐初司馬光為相登用正人屏逐羣小王巖叟八疏論章惇劉摯九疏論蔡確孫覺七疏論韓縝蘇轍呂陶孫朴朱光庭五疏論安燾如京如卞如布如惠卿諸賢攻之亦不一疏其間或有以參用熙寧舊人以絕異時朋黨之禍者光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故其始也號曰君子攻小人司馬光死呂公

著老摯大防相繼秉政而議論之偏君子亦自相矛盾矣吏額細事也而主摯者攻大防主大防者攻摯歌哭戲語也而主頤者攻軾主軾者攻頤向使摯與大防融以善意而無隙之可乘則何由有秦汶分朋之譏軾與頤開布以真誠而無釁之可入則何由有川洛異黨之謗異時八關五鬼之號彼執我仇仇者反得以議我矣故其末也號曰君子攻君子方紹聖初楊畏引用王氏之黨而元祐之君子孤矣李清臣倡為紹述之號而國

家之正論變矣故張商英之始攻元祐大臣也榜朝堂者凡十五條翟思之攻正人也乞追降者凡十四士鄭雍楊畏之攻劉摯蘇軾也具黨人之姓名者凡三十輩黄慶基謂洛黨雖衰川黨復盛周秩謂大防惡黨半已出外半猶在京甚至嶺海之臣欲重鐫責墟墓之人亦復追仇前日之去小人也何其恕今日之逐君子也何其慘故其初也號曰小人攻君子章惇入相制詞布所草也而因進擬之失布傾之安燾執政燾與惇素所善

也而因駁議之多悖排之舉從臣之議布既傾卞建皇儲之議蔡又傾章主一人也蔡主序辰章則主鐣惡一人也章惡嘉問蔡則惡種章蔡由是不咸矣雖迹在元祐心在熙豐以楊畏之捭闔終不免於斥去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在紹興則隂匿元祐之所為以許將之頑望猶不免於降黜權勢相軋澆薄互煽至於平日以兄事人而不得使之入京以子事父而不得使之久於其位故其終也號曰小人攻小人逮夫君子之道既

消小人之去既盡不得已而倚用庸人則如人一身受病參苓烏喙既已屏去而復命無恒之醫下不對病之藥其何以起民痌而延國脉哉故嘗以為元祐之初如五陽之夬元祐之末如同人之吝紹聖之初如五陰之剝紹聖之後如二女之睽若使元祐而聽程顥無自分黨之説則必不重貽紹聖之害使紹聖而用陳瓘無所偏重之諭則必能參用元祐之人國是既明人心歸一正人必不指邪人為朋邪人必不指端人為黨中原之

禍亦冥消於轉移之間矣觀乎此似若關乎氣運之盛衰者而我孝宗皇帝識高見遠乃謂正在人君猗歟盛哉抑詭怪行大中實有賴于皇極之主哉

孝宗施行王弗等所進故事

乾道元年三月丙寅權尚書刑部侍郎王弗進故事

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莊王曰善顧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臣聞國之有是至當

歸一異議不得而搖之則庶政惟和天下無事國無定是人懷異論不顧國家之安危不恤生民之利害惟求己勝以媒進取循致危亡者多矣楚莊王孫叔敖小國之君臣其所言乃爾可以為萬世之法詔王弗進故事誠有國家之大戒令日之先務朕當與執政大臣凡百官僚思其本末是以歸於是期共守之

五月辛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洪适進故事仁宗皇帝皇元三年以淮南江淮荆湖制置發運使尚書

金部員外郎許元為侍御史元初為發運判官久之為副使既久之為使上謂執政曰發運使以得其人而久任令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才乃特賜進士出身除侍御史留久任詔洪适所進故事切當今日之獘令後非因昏懦不職不得遽有遷易其興利除害績用修舉並依仁宗朝用許元故事優加推擢顯用施行

臣聞道不稽諸先王不足以為善道政不考諸往訓不

足以為善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雖聖帝明王有不能易也堯舜聰明之君也首曰若稽古湯齊聖之君也而曰率厥典書至高宗始言學而其綱領不過曰監于先王成憲詩至成王始言極治而其功効不過曰率由舊章道問學而咨故實蓋有自來矣漢魏相奏漢興以來詔書二十三事論者以為得體唐憲宗詔李絳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事識者謂之知言然而漢雜伯唐多亂未足以為法也懿我國朝以百代為元龜以烈祖為寶

鑑前朝事近於治道者詔儒臣日進五條慶歷故事也本朝事關治體者輪侍從日進一兩事建炎故事也王弗進楚令尹定國是之議洪适進仁宗朝久任監司之說乾道間故事也家法之美方策具在羣工之奏開卷了然善者可師而不善者可鑒也然而臣之進故事也不徒進也必貴於可行君之閲故事也不茍知也必期於允蹈若行之不力蹈之不堅則雖日進百餘月獻萬言但其具文而已更化以來臣所進故事幾二十餘篇

皆本朝故實而不雜以他事大抵欲陛下法祖敬宗而以世為天下之法若夫廸上以非先王之典則非臣之所以事陛下也

乾道初郊雷變

乾道三年十一月丙寅合饗天地於圜丘以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值雨望祭于齋宫還青城質明還内羣臣赴文德殿聽制戊辰雷發非時己巳賜三省樞密院詔及戒諭中外百僚詔癸酉詔罷左正奉大夫

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事葉顒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魏杞並以郊祀雷震故也

丁丑詔曰比者盛冬之月雷聲震發上天譴告不虛其應惕然警戒深懼朕有失德朝有闕政民有疾苦上奸陰陽之和可令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咎徵毋有所隱

辛巳參知政事蔣芾奏竊惟當今急務莫先於人材伏見朝廷每一闕官執政聚堂商議閣筆相視累月然所除授竟不滿人意者非果無才也天下之大人材之衆邪正能否未易悉知而欲二三執政周詢而遍察之亦已難矣臣願明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郎官於中外見任寄居待闕官中薦舉可任郎官寺監丞簿監司郡守者十人各疏其所長附於姓名之下雖資歷未至而其材他日可以郎官及監司郡守者

亦許論薦限五日具姓名申奏乞降付中書省籍記每遇闕官臣等披籍檢照所舉官最多者較量人材高下資序深淺選擇取旨擢用得人不至有之材之嘆從之

臣聞敬迓天威不敢昏逾成周之所以盛也旻天疾威弗慮弗圖小雅之所以衰也古未有無災異之時顧人君所以應之者何如耳寅畏則昊天降康上帝臨汝可以回悔怒而為懌戲豫則昊天降威上帝震怒未免轉

和氣而為沴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表記曰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一敬肆之分而災祥立異為人上者奈何一日而不敬哉乾道初郊雷雨示變日至之時而天動威饗帝之夕而雨傾注此大異也我孝宗皇帝豈斯須而忘敬天之渝哉今日而避殿宣制明日而戒飭百工又明日而策免宰輔又明日而下詔求言又明日而命百官薦賢達士孝宗此心非今日敬而明日不敬也非一事敬而庶事不敬也非迅烈之變作則敬而

震虩之威息則不敬也敬天之怒而夙夜不敢康敕天之怒而戒懼不敢怠此所以災異稠仍而不累其爲乾淳之盛也迺者宗祀明堂天威震電陛下嚴恭寅畏對越祗懼凡所施行動遵祖憲已足以彔天心而端帝命矣然周頌曰夙夜敬止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言無時而不敬也惟陛下留神

乾淳講論會子五事

乾道四年五月四日上宣諭宰執曰朕昨疑會子三

二年後壅併必不通快卿等有救之之術否王炎奏曰會子行之既廣自然通快蔣芾奏曰令以會子收錢銀若會子稍多便出錢銀以收之如此所謂行權陳俊卿奏曰斂散抑揚之道權在於上則無弊矣上曰然

淳熙二年輔臣進呈淮東西兩總領所各乞以金銀換兌會子支遣上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週爾缺少龔衡奏户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爲會

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于外者纔二百萬安得不少上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領所分數入納如何恐久而有弊及錢良臣申到民間入納鈌少會子幷兩淮收換銅錢已支絶會子乞再給降上曰會子直如此少茂良奏聞得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一為免商稅二為省脚乘三為不復折閱以此觀之會子可謂通流上令從所請因宣諭曰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為善後之計

六年輔臣進呈權戸部侍郎陳峴言契勘每月大軍支遣會子昨縁折閲以見錢銀兩抵換今來會子與見錢相等欲乞住行抵換上曰可權住一月近來會子聞民間甚貴重之與見錢等朕若不愛惜會子散出過多豈得如今日之事乎

七年輔臣進呈淮西總領葉宏再乞支降會子趙雄等奏陛下稱提會子今見其利遂使會子反重於錢上曰利在天下權在朝廷

十年輔臣進呈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兌換上見所具新印會子數目迺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

臣聞周太公立九府圜法其言金錢布帛之用曰利於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欲其重輕相權公私俱利也至漢造皮幣唐置飛錢國朝在京有便錢務天聖初益州剏造交子務所以與錢相權或便商賈之懋遷或佐公上之不給造端立法實本於周然法之剏也求以便

民而其弊也或以厲民蓋楮猶水也源清流潔支暢旁
通則可以澤物而源壅流多潰防決溢則亦可以為民
害東南之有銅會創始于紹興六年其數至尠也乾道
初增印二百萬三年丁亥流行于民間九百八十萬四
年戊子又詔以一千萬為一界尋又以兩界相沓而行
夫以十有二路之廣一百三十州之衆行二千萬緡之
楮未甚害也而孝宗皇帝之諭輔臣乃曰會子少則重
多則輕曰民間甚貴重楮不可使散出過多曰恐二三

年後壅併必不通快又曰利在天下權在朝廷又曰卿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為善後之策大哉聖謨憂深思遠真可以為後世法也矧今日楮會之書放者已十三倍於乾淳若能體孝宗皇帝聖訓思所以少重多輕之因從其源頭受病處止之然後多方求所以救之之策則子母必能相權氣血必能相滋而其弊可漸革矣

鶴林集卷十六

宋 吳泳 撰

表

明堂皇后賀表

伏以練季商之日虛柳正中敞重屋之儀房心動色天地並貺家邦同休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凝命溥將宅師嘉靖齋戒以事上帝獲修圭幣之恭肆祼以饗先王既奉犧牲之潔靈娭昭格景福來同臣妾忝備坤儀忻

彖乾施嘉與黎元之衆悉陶惠澤之春

貴妃賀表

載寵陽館肇秩明禋笙鼓純繹而百志熈湥盛令芳而三神格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似禹淵懿若文𤍠及皇天洋乎如在其上衎我烈祖愾然如聞其聲精神感通福祉洋溢臣妾叨華星掖奉戴露恩覩熈事之休成同嘉師而慶賴

美人賀表

裒封國陽肇稱禋祀奠琮而乾端露薦鬯而神意娭中
賀恭惟皇帝陛下寅奉明威丕昭縟典效天法地儼高
厚之顧歆尊祖敬宗瞻明祇之來下受釐宣室均福後
庭臣妾叨備下陳忻逢華旦既被祭典十倫之澤仍祈
天家萬壽之春

明堂慶成賀表

天子垂萬世之基禮嚴宗祀明堂教諸侯之孝賚及多
方凡隸王臣悉霑饒澤恭惟皇帝陛下酌祖之道對天

之休屏玉女却宓妃夙夜致精明之德乘鑾輿備法駕斯須無易慢之心顧民力之普存節邦財而用慎式憑一念祇荅三靈所以款謁之朝風雨霽澄祼將之夕星月清麗豈曰彌文之應實繇儉德之昭靖惟先朝厥有丕式自肇禋者嚴率斂之戒而繼志者遵省約之風一黄道縟之徵仁祖必為民而更造一黒羊裘之細哲宗恐害物而改為盖德修薦薄則吉大來而禮瀆祀豐則靈弗假矧四蔵合宫之際皆一循列聖之規大路所歴

黎元不知見人心之悅豫升歌之終明神既饗宜聖祚之綿長臣翳居林泉阻奉牲玉尚懷忠信效祝史之正辭未敢鋪張第從臣之嘉頌

明堂慶成賀表

合侑明庭肇修曠典功莫隆于尊祖既保乂殷禮多歷年孝尤重於饗親故宗祀文王配上帝乾坤清夷而輦道霽星日澄麗而齋壇光作民恭先惟聖是克恭惟皇帝陛下明超萬古奧接三才寅畏嚴恭固自克謹先王

之憲寛仁慈儉未嘗敢違寧考之心是用襃對天之閎休式嚴父之丕訓工競顯相神來宴娭不惟見祖宗之靈在人抑可占國家之福未艾臣心馳象魏目動鷄幨陪祀合宫雖不預周士奉璋之列依光近甸尚可述堯民擊壤之歌

天基節賀表

伏以紫蓋在東已應中天之運赤光滿室式標誕日之祥春遍康衢人登壽域恭惟皇帝陛下禀堯舜之聖躬

禹湯之明求福不回雖備壽富康寧之美遇災而懼常懷嚴恭寅畏之忱以仁恕結人心以憂勤養壽命肆其享國惟以永年臣目徯天庭身縻侯服莫陪俊乂銜壽酒於舞階尚與老瘽布詔書於方國

望雲氣於越山夙開聖瑞占龍躔于漢闕還啟誕期春回九垓懽震羣嶽竊攷歷代開叅之統無如皇家眷命之休麗日照裾宜仁廟得天之久赤光滿室肆高宗享國之長懿哉二祖之風鍾作一人之慶恭惟皇帝陛下

神姿凝重性德清明黼扆坐朝凝如山之不動細旃論
道粹於玉之無瑕瑞符已協于帝文甄毗宜編於瑈牒
所其無逸維以永年臣職在視鼇報勤歸美第從臣之
頌班莫趍于春朝歌聖壽之辭心但存于南畝
寅階簇仗先一日以頌春甲觀奉觴後千秋而稱壽瑞
浮天闕歡動海邦恭惟皇帝陛下性德徇齊身容郁嶷
齊明而事上帝劃開暘景之晴神武而馭四夷洗盡兵
氛之濁吉夢著紫金之帽珎符鏤白玉之編會登太平

均錫繁祉臣久離扈從復忝蕃宣馬頭纔近于東甌斗口忽瞻於南極奏誕聖之曲勿能賡唐殿之樂章誦祈年之詩尚可廣周家之德意

聖統垂仁歲已更於六閏泰元增筴運復起于三陽矧名隸于禁塗合表通于瑞梜竊攷歴象周天之數始知

帝王受命之符堯之生以甲申仁壽化行于萬國舜之生於甲子聰明德冠於羣倫有開彌月之祥實並兩朝之美恭惟皇帝陛下道包衆類智燭萬微神武布昭雖

克濟中興之大業嚴恭自度未嘗忘當事之小心言動
憲丹書之銘珎祥鏤白玉之牒肆其享國惟以永年臣
目徯虹流首勤虎拜舞階寸地莫能接武於夔龍致主
孤忠尚欲同符于堯舜
簇仗寅階大王正之一統奉觴甲觀祈天子之萬年慶
流海邦歡動崧嶽恭惟皇帝陛下神姿英武聖性徇齊
夙夜畏天之威每清心而寡欲寤興惟正之憲因立號
以攺元矧逢電繞之辰宜介川增之祉漕河水足師曾

無告匱之憂邉圻靡清民始有為生之樂臣偶分漢竹
阻奉堯樽嘉與東甌老癃之民願同華封富壽之祝
上金鑑千秋之錄魯陪北闕之班奉玉隆萬壽之詞敢
後南山之祝筆飛荷橐表露楓宸粵稽歷數之周天因
識帝王之啟運堯自甲申而起所以世治而君聰明舜
於甲子而生所以德行而民仁壽偉一人之有慶參三
代以同符恭惟皇帝陛下聖性徇齊神姿郁嶷武能禁
暴宅夫九有之師寬本愛人錫厥庶民之福矧紫邏絕

夕烽之警而青疇迎臘雪之祥德則無疆年其有永臣翳居林木阻覲闕庭製誕聖之樂章未及升歌而迭奏磨中興之崖石尚須泚筆以大書

七閏曰章方起繫年之歷三陽為泰又逢誕聖之期慶集路朝福流方夏恭惟皇帝陛下秉姿岐嶷宅志清明性堯舜之仁適應甲周之數命殷湯之武首開鳥降之祥旋頭占敵運之衰龍角表天田之瑞御圖有赫介福無疆臣近在日畿阻陪漢闕聖恩寬大再叨玉隆萬壽之

詞國祚綿長更上金鑑千秋之錄
王正一紀已占斗柄之指寅天子萬年復喜歲端之換
甲車書所暨福祿攸同恭惟皇帝陛下睿性徇齊神容
郁嶷聖人之生不數黃河始遇於一清天瑞之應以永
臘雪更逢於三白麥土壓青蝗之沴揄關銷赤羽之塵
月正誕彌邦其嘉靖臣旋隨澤鴈喜覲星虹錄上千秋
不能陪從槖之簪筆宮名萬壽尚可效祠官之祝釐
真人之生東越有開受命之符攝提之正孟陬適遇發

祥之旦度緜萬禩懽洽八埏恭惟皇帝陛下聖性徇齊神姿郁嶷踐阼閱十五載將以有為享國踰三百年所其無逸史奏日星之順紀農占雨雪之呈祥凡為禹甸之臣率效堯封之祝臣夙叨畫接阻奉春朝銜縶寶章雖去京之日遠錄陳金鑑尚報主之心長

天生英主有開瑞勗之符歲紀誕期適次蒼龍之首慶緜宗社澤暢埏垓昔者堯以甲申而帝祚昌舜以甲子而天休永祇若二代懿乎一人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

淵發强剛毅朝清道泰四門闢無凶人歲稔時和六府修惟善政矧青輅賓春於除日而黄麾簇仗于元正留萬歲盃爲九重壽臣近居日甸阻覲天顔奉香火無言已罷玉隆之秩賀朝廷有道尚存金鑑之書

望霞鶩之天新飭建侯之度瞻星虹之渚適逢誕聖之期慶鍾一人光動九牧恭惟皇帝陛下神姿郁嶷聖性徇齊秉堯運以得天乾清坤謐祀文王而配帝日麗星輝北陲無一警之塵南畝有屢豐之喜所其無逸惟以

永年臣曩侍漢朝今侯周服阻陪俊彥銜壽酒于舞階嘉與老癃布詔條於方國

元正賀表

鳳圖紀歲象闕頒正恭惟皇帝陛下位在德元動稽天若體仁觀萬物之資始致化如四時之錯行劚逢交泰之期宜介疇離之祉列千官之仗朝儀既肅於寅階留萬歲之盃聖壽更祈於甲觀臣奉祠真館阻覲端門嘉與東郊老癃之民顒觀春日寬大之詔

載旂丑陛先三日巳頒春簇仗寅階奉一元而布政恭惟皇帝陛下仁如天運敬與日躋求王道之端致和而萬物育省歲功之始不言而四時行矧逢交泰之辰宜燕疇離之祉臣近居禹甸阻奉堯尊嘉與苕溪老癃之民願效封人富壽之祝

青輅載旂迎年於卯陛黄麾簇仗賀朔于寅階三朝會同萬宇和泰恭惟皇帝陛下道參天運位在德元積閏為一章已盡財成之道先春凡七日首頒寛大之書無

臺不縣有域皆壽臣叨居靖館喜見載陽嘉與寵溪癃老之民願觀象魏清明之教洪都新府方奉教條象闕端門又頒正朔恭惟皇帝陛下面稽天若位在德元不言而四時行有道而百神饗列千官之仗朝儀既肅於寅階留萬歲之盃聖壽更祈於甲觀臣偶縻周服阻會漢京嘉與西山老癃之民願觀春日寬大之詔

冬至賀表

斗歷改元巳協歳成之叙天正肇統又書日至之祥王春從白琯以潛回仙仗簇黄麾而交賀化舒萬國欣動千官恭惟皇帝陛下秉道之樞憲天之度紀星量月中國常盛而夷狄衰闢陰闔陽君子益親而小人遠剛德正純乾之位仁心迎來復之機悉陶堯壤之民溥錫箕疇之福臣叨祠靖館阻拜明廷讀易南窻雖有閑闊之志繫心北闕寧忘進襪之誠抑嘗奏薄技于禁林敢不通微詞于表案更祈上熱以濟中興

淳祐改元賀表

大衍歸奇象閏已成積歲之功春秋謂一為元式正表年之統正朔所曁車書攸同恭惟皇帝陛下克綏厥猷皇建有極循堯之道觀歷象於昊天行夏之時訖聲教於四海此以兵祲之未靜加之穡事之不登吏巧而文寖深安得還淳於上古年饑而用不足疇能孚祐於下民爰稽五始之遺文遂輯四宗之徽號以崇勵風俗以導迎休祥臣適守价藩恪承明詔斗歷改憲巳逢泰運

於三陽春朝受圖更肇鴻基于萬歲

改元皇后賀牋

春朝頒象斗歴改元正朔所加宇宙皆泰恭惟皇后陛下氣含温厚德秉静専順承乎天無為而羣物阜將遡於日不動而四時行爰參寶典之丕彜式正始年之徽號臣顧瞻鳳闕維縶鹿城嘉與海濵遐逖之民布宣春日寛大之詔

進奉御書石刻表

聖人之情見乎辭咸仰王言之大天下之動貞夫一不
離心畫之精捧二寶以珍藏煥三辰而炳麗遂鐫翠石
以侈鴻休恭惟皇帝陛下天縱多能學深六藝睿思髙
妙發于堯典之文章宸翰輝煌傳得洛書之字法至若
詔㫖春頒於郡國詞頭夜下于禁林湛雨露之霑濡駭
龍鸞之飛動鵜鶘御墨爛垂銀漢之光黿護豐碑永作
海邦之鎮臣曩陪供奉今忝藩宣紀載金坡之遺雖無
錢惟演之巨筆顧瞻玉堂之邃猶有歐陽修之遐心適

營古郡之囹圄葺新樓之址題為拱極示敬主以弗忘
跋所賜書庶托名於不朽

賜御書宗濂精舍額謝表

河漢宗於海豈道學之無源日月麗于天信神章之有
爛煥開黌宇鋪對鴻休粵自禹河之綠字無傳周几之
丹書寖遠光武手跡方國競觀文皇飛毫朝堂爭寶曾
未若皇帝陛下銳情古訓游思書林雲漢昭回意態生
於筆下龍鸞飛動精神運于畫前乃眷孝廟初潛之藩

是爲濂溪始仕之地式頒御墨以重儒官臣敢不仰奉琛題俯宣清化經天緯地幸逢聖主之右文弄月吟風樂得英才而共學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起廢寓里疏榮价藩臣罪積如丘山聖恩深于雨露恭惟皇帝陛下法度堯禹典刑舜文數引公卿欲聞四方有水旱盜賊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嘆息愁恨之聲豈應一介臣之微輙冒二千石之寄伏念臣學迂而

辟志廣而踈居官亡以瘉人任郡率多廢事方建候寧
國既不以治辦名逮再守永嘉尋復坐愞弱免雖衆女
望娥眉而交嫉實小人負乘罷以招尤退處一丘亦遭
三黜特荷皇帝陛下恢乾坤之量揭日月之明知非臣
辜復以郡起欲籲天控免而詔吉丁寧勉臣治民欲過
闕敷陳而省符督迫促臣上道便殿不得入奏側門不
及候辭空有心馳魏闕之忠莫能面奉玉音之訓式欽
乃命爰疾其驅臣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荊揚域向也物

華民富今爲地大國貧苗僅一十五萬石而所支尚欠一月之糧稅管五十七萬錢而所收不滿終歲之用重以督府括財之峻加之餉臺追吏之苛網密而訟益繁珥筆之風未弭民窮而盜滋起弄兵之習猶存矧帥權分隸于九江而候度僅頒于八縣孤壘才立百爲莫開然臣嘗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印或分西道專采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陳仲舉設孺子一榻清譽高于岱嵩王弘中得文公片碑靈光射於

牛斗逮於聖宋懿我孝宗升潛藩為統府之華表賜額用紀元之號首振吏治以開中興令天子聖神朝廷寛大乃眷玉隆之散吏就交銅虎之左符臣已於十二月十八日到府上訖謹宣鴻化式慰黔黎紫馬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之朝

除寳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到任謝表

罷直禁林叨陞嫓閣雖離扆從亦忝藩宣祗荷恩華彌深感涕竊寧國本鳩茲地跨鵲岸營厥土磽瘠而堅厥

民精勁而藝唐時户口不滿六萬戍兵纔及二千而西平淮夷北取澤潞守圉扞敵名迪有功今生齒之版幾倍于前而廂禁之籍乃不如昔若使歲年豐稔猶或可以保民脱遭水旱凶荒則將何以為國而況密邇姑熟接連大江當此防秋之時寧無飲馬之慮永言牧御宜藉英賢如臣之迂豈堪此寄伏念臣始自入仕至於升朝宰嚴邑幾四年蓋嘗學道忝外府閲三載曾靡求知不自意于遭逢乃徧更於華顯既叨銓部憲曹之選又

忝詞垣翰院之臣以文字為官常以語言為職業入直則閉閤草制吏責不加退朝則杜門讀書職憂靡及向嘗登對便殿親聞玉音謂臣奏疏頗為憂時謂臣麻詞最為得體所以感激恩遇竭殫疲駑抑不思名既盛則毀日來官愈清則忌益衆致煩吏議有累聖知不謂特蒙皇帝陛下堯仁如天漢德如海察其初無大過矜其粗有小能寧屈刑章復紆郡紱霽威而待揚億既寬陽翟之誅違謗而用元之猶畀黄岡之守臣無斯學力有

此寵榮荷遺簪之未忘誓結草以圖報故纔抵郡境延見吏民具言天子聖神朝廷清泰治政無大小必躬必親視民無戚踈兼愛兼養有隱必達無幽不伸更遣近臣出為刺史凡白袍烏帽之叟見紫筆朱衣之人自謂生長至今已八十餘歲不聞侍從出守幾三十餘年以臣之來必慰其望臣敢不飭己以正臨民以莊不事掊刻為聲名不崇簡大為風采官暇則勞耕夫於野農隙則閱弩手于州千里佩符雖對斗壘旌旗之色五更聽

漏尚思神京鐘鼓之音

知温州到任謝表

臣蟣蝨賤臣久竊鶱麇聖恩隆厚起授虎符去秋八月五日伏承制書除臣温州太守被命之後臣有弟昌裔適守東陽闕館招延俾臣待戍婺與温實股肱郡臣於弟同氣而分形骨肉合并曾幾何日而公朝尋有吉促臣之官州郡亦遣人迫臣就道臣更不敢久稽王事爰疾其驅水陸七程雨雪三日遂于除夕到州月正元日

上訖既祇厥事延見吏民荷鋤帶經之農扶杖聽詔之老爭來馬前具言天子仁聖治朝清明雖在海濵皆沾德化向者家給人足素號樂土今兹木饑火旱適遭歉年見臣之來從兩朱吏擁雙紅旌佩二千石印綬意謂九重特遣侍臣必能利安黎庶辭恍望切凜莫克勝臨以温州負閩帶粤在鉅海極東户口幾二十萬家苗頭僅四萬餘石海物雖繁而地産薄舶航欲聚而國力貧考之職方參之里諺迺知總一歲所收不敵浙西一邑

之賦舉全州盡熟不如蘇湖一頃之粥況重之以方千里之旱加之以人半菽之食野有餓殍室無盖藏民且病矣而荒不詔救糧則無矣而饑不及麥既號宅生之所托豈宜芻牧之不求伏望聖朝以仁政治天下凡遇水旱曲意賑恤陝右饑仁祖皇帝出奉宸銀以賑其貧江西饑孝宗皇帝捐上供米以濟其乏列聖相受同此心法所以二百八十一年之間雖歲有荒札民無流離者植根厚而施澤久也今皇帝陛下體仁宗之仁法孝

宗之孝祇德恤刑以迓天命薄征散利以飭國人每引
公卿數問守宰吏道之臧否靡不燭民情之疾苦靡不
聞上宏十三聖繼天之丕基下永億萬年立國之壽脉
臣於此際為吏長人敢不遵正歲治家之法布陽春寬
大之詔捐俸粟以動大夫之貸雖未賙百姓之貧減田
租以寛下國之輸庶獲受一介之賜若夫亢旱而不以
旱奏實損而不以損言矜纖能小慧為聰明倚暴歛急
征為治辦寵望貴冑瘼兹下民臣雖至愚不忍為此臣

無任悃欵屏營之至

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謝表

代耕南畝已玷廩人繼粟之恩假守東甌復玷學士登瀛之選殊私難報危涕自零伏念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柳氏之族少為朝士曩常聯綴于周行予雲之官不過侍郎今已經登於常伯豈薄技出宗盟之右而諛聞超往哲之先實以遭值聖明踐更華顯曾一麾而去國尋再命而典州雖回顧玉堂班莫陪于供奉而載瞻寶

宇夢猶到於邃清申之以錫命之蕃重之以賜金之富叢徽章之沓至藐衰質之難堪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泰包八荒賁飾萬物察臣秉心自直故撫棄迹以重收念臣力學未衰故貽嘉名而特授疇之邇列無此龍光彼壯士一飡猶捐軀而不顧匹夫片語終矢義而勿忘矧茲懷恩未報之身當此焦思有為之日若匪共而不貳公爾忘私則非惟無利于公家是亦自負其所學永言及此之死靡他

提舉玉隆萬壽宫謝表

罷守中川祝釐靖館罪浮責薄感極涕深伏念臣起自書生闇於吏道入則簪筆扈從不離於文學語言出則秉麾蕃宣率本於詩書豈弟自領海邦之牧適逢歲事之荒蠲夏税七萬六千餘緡尚恐民財之不給放秋苗二萬八千餘石猶虞粒食之乏艱裒賑貧賙厄為一書創裕民餉軍為兩庫凡此撙裁於邦計只圖安利於黎元名實未孚謗讒隨至不但試彎弓之手又將加下石

之辭論歐陽修徒以文墨致身臣何所損言錢民逸全
於民事不理臣則不堪蓋至難欺者匹夫匹婦之辭而
不可掩者時雨時暘之實證庶民而有孜對上帝以無
慚敝車羸馬挈家人以行見者諒其清謹斗酒隻雞酹
季弟而别閒之靡不盡傷理終無不定之天恩自有所
歸之地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知人則哲御衆以寛謂刺
史察州各有攬轡登車之志而從臣出守得無遺簪墮
履之思寧少屈于刑章仍特優于祠廩臣敢不振勵衰

境激昂厚恩芝蘭之性自芳必不安嚴霜而摧敗葵藿之心未死尚須向皜日以昭明

又

祇命明庭祝釐靖館恩如露沐感與涕零伏念臣猥以迂儒生逢昭代文不能以緯國誤塵翰林供奉之班知不足以彝民亦忝憲部清明之寄況陪羣彥抗論一時祇知愛君豈顧忤俗今去國者九載而投閒又六年愈坐五窮惠因三黜隱居求志尚貽無妄之災閉戶抄書

猶致求全之毁鴈聞弦而輙畏黿避網以莫逃方安時
甘遯退之肥忽筮易得否傾之喜屬清朝之更化闢正
路以招賢包荒不遺宥過無大如貞元之朝士不自意
全領太一之祠官示無終棄兹盖伏遇皇帝陛下濬發
英斷總収大權命相去凶盖欲勵庶明列於有位舉賢
赦過未嘗以一眚錮之終身而臣其生也有涯老之將
至壺藏日月雅宜珍臺閒館之遊履曳星辰時有廣樂
鈞天之夢若或未填溝壑尚能圖報涓埃

除權吏部侍郎賜紫服謝表

越從左史擢典右銓佩紫荷囊持金背鏡温綸出乎天上命服拜於君門際遇甚華省循知愧伏念臣生於蜀道世以儒家少親父師素有汲古鉤深之志壯任州縣初無干時患得之心偶塵鵠板之招遂列鷺庭之序無機雲之才調空馳入洛之聲乏虞褚之風猷屢玷登瀛之選況值陛下親政朝廷急賢植新甫之栢於雪中斲嶧陽之桐於爨下挈兹孤遠之跡寘彼清華之塗戴星

而朝豈但點螭頭之水窮日之力更令書鳳尾之綸遠
觀元和六學士之風近閲熈寧三舍人之樣位非人稱
榮與媿并蓋嘗以弟兄連茹之嫌爲言亦復以天地惡
盈之戒爲請聖恩加重睿聽益高疏六上而輙還官一
年而屢徙謂臣粗持憲法故令權典于三班謂臣薄有
詞華故使仍兼于二制選事日殷而才有限詔書雲委
而思難工縱殫犬馬之忠莫報丘山之施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藝祖之聖孝宗之明秉德迪知天畏罔失嚴恭

之度立政其惟吉士勿容嬖御之私既恢大知以并容
猶念小臣而明恤俾簪筆從陪屬車塵臣敢不職思其
憂敬佑乃辟權衡公道毋泯亂于官常粉澤皇猷尚道
宣於德意

賜隆興歴日謝表

覮綰銀符甫叅天寵鳳開寶歴還授人時恭惟皇帝陛
下道涵一元德翊萬物璇璣以齊七政坐銷飛流薄蝕
之愆玉燭以調四時各當夷隩析因之候肦於太史賜

及外臣臣敢不恪奉邦條以前民用清臺家課預占穡事之豐登新府肇開尚布詔書之寛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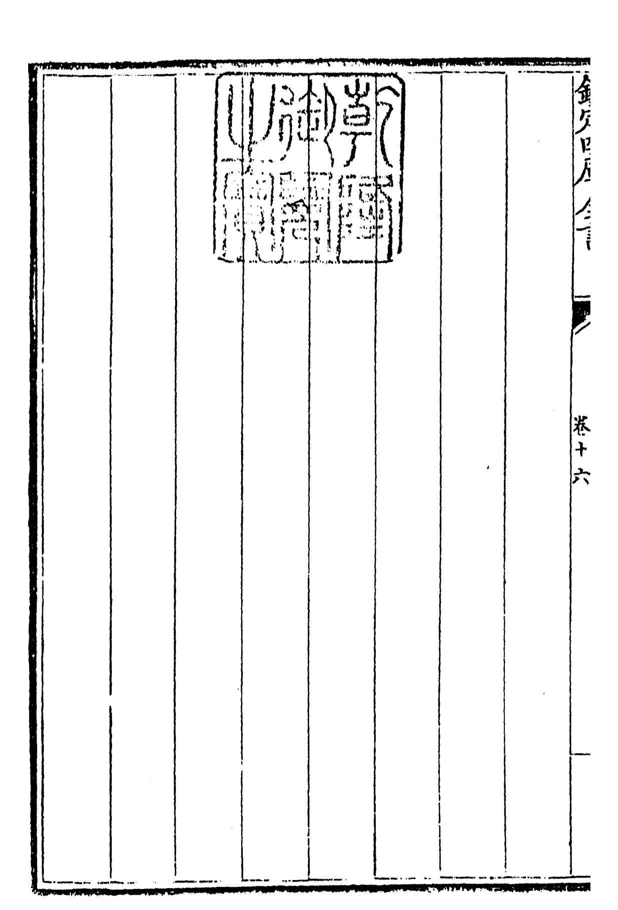
賜寧國府歷日謝表

黿疇協紀既循天度之常鳳歷更春還授人時之正凡列居於侯服皆禀用於王正恭惟皇帝陛下德合乾符道參神筴致和而萬物育曾無凶荒札厲之裁不言而四時行咸應夷隩析因之候舉清臺之家課布方國之新書以考嵗成以前民用臣敢不奉宣寛詔聿相罷甿

南畝省耕且共田夫之一飽東藩拜表更祈天子之萬年

賜溫州歷日謝表

歷元起卯首遵威帝之彜歲籥先庚復示諸侯之度雖居海角亦見乾端恭惟皇帝陛下妙道贊元至仁育物配天其大公刑賞於春秋迎日而推謹幾微于夙夜以前民用以懋農功臣謬綰藩符恪承明詔卜正月之吉已宣布於寬條酌四時之和庶導迎於景物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林集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

謄録監生臣陳遂

鶴林集卷十七

宋 吴泳 撰

奏疏

論郡縣人心疏

臣聞自昔仁明之君撫馭方夏莫不以郡縣為根本以人心為保障郡縣充實則富藏於下而國家得以奠安人心攜離則利專於上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以自固矣故善理州縣者必惜州縣之力而善結人心者尤不

可失匹夫匹婦之心秦人之亡非豪傑也所以蹙秦之亡者州縣長吏也漢末之亂非寇盜也所以名漢之亂者郡邑錢貨也唐中世之變非涇原戍卒也所以稔唐之變者間架墊陌等法也今之州縣殘敝亦甚矣陛下仁聖非不愛民而民生益薄未免有失職不贍之憂朝廷寛大未嘗增賦而吏道益苛未免有營私煩擾之弊税而倍納則横賦非經賦也苗有抑配則强糴非和糴也措置浮鹽所以通有無也而揭措置之號以均敷則

人皆官鹽也户皆丁錢也而措置適所以病民也稱提積鏹所以權重輕也而昔號其州為殷富者今則為空窮州矣昔稱其邑為壯大者今則為凋敝邑矣上户折為中户中户變為下户胡不以前事觀之江西之寇捕鹽激之也常山之盜捕牛激之也汀建之亂貪激之也漢沔之兵潰吝激之也國家專倚人心以容基命此何等徵象而小吏莫之恤大吏莫之省平居奉法循理號為廉於己者則又折而營聚斂崇饋獻至有欲糜列郡

之財以覲收楮之賞風俗之胥化大可懼也天下之患蓋有不在邊陲不在境外不在殘金強敵而深綿渺密乃伏於智慮所不及之中只楮會一事若非捐朝廷之力出內帑之金多方有以收之而其干賞蹈利之輩巧思截出勿顧大體又不嚴行禁止則人心一散不可復收立足以煽亂風而覷亡脉矣進言者例曰精選守令然朝廷未嘗不精選也必曰嚴擇監史然朝廷未嘗不嚴擇也而吏習猶怙民生益急者賞罰之不章明故也

陛下倘能擢其廉者三數人而厚漢世增秩之賞懲其貪之最甚者一人以申嚴祖宗治贓吏之法明諭好惡公行黜陟如立表以示人而使君子畏義小人畏法何天下之不可治哉孝宗皇帝嘗諭輔臣曰朕念寇讐未復宵旰不遑暇如苑中臺殿未嘗有所增益率用竹沓以護風雨何其儉也至議張師顏之罰則曰師顏有一道之寄卻公然以魚蝛作苞苴可特降一官如或不悛重寘典憲又何其嚴也夫竹沓庶民之所常用者也而

上不嫌於簡陋魚蜮海物之至微者也而下必寘之重憲蓋謂約己者所以阜安四海而清罰者所以照臨百官乾淳之風高矣哉臣願陛下始終以孝宗為法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保淮事宜疏

臣去年八月辛卯輪當陛對嘗奏機會不可僥倖之說繼於今年三月壬子復進真宗皇帝十九年不言兵故事四月辛巳集議都堂又條具謹固吾圉事宜大抵皆

為用兵設也恭惟皇帝陛下以兼覆為仁以不殺為武
轉回開拓之意嚮歛就平實之規模將帥之債軍者易
其地偏裨之退衂者降其秩天下蓋已忻喜詠蹈咸知
陛下克己就義之勇而臣職在西省日書降命晝黃固
於既往之事無庸議也然每竊歎古今議論之士捷報
方張則常有掃平梁許之言警書遽至則尋有還保長
江之議議掃平者無田甫田之詩也議還保者處國百
里之詩也二者皆非也保淮為不可勝之計豈非今日

第一議乎今日之淮非昔日之淮也自開禧之兵釁一動資實燬棄而淮之積貯空自盱楚之賊黨逋誅科役繁興而淮之財力空自河洛之義旗一舉丁夫轉運而淮之民人户版空淮吾之保障也而所恃如此脱有一騎落於河濱豈不貽宵旰之憂哉臣謬謂保淮之策莫先於裕民力莫急於収軍心所謂以民力保淮者非設濡須之隂閘顙口之衝據山城之要宅水寨之沃保龍泉陂田之利以為守也盖邉民累遭科擾幾不聊生今

歲調夫竭力辦裝以應河南之役父行子哭夫行妻哭
者在在皆是似聞桐城之夫科者萬五千人舒城之夫
死者不下數百衆間有大家巨室畏夫運之苦内徙過
江者以臣所知尚且如此則其他可想而見如此厲民
責之効死勿去難矣哉昔我孝宗皇帝軫念淮民不異
畿甸無歲不寬租無時不戒吏雖桑株馬草木炭之屬
皆不許科配其所以軫念斯民者盖不以為繭絲而以
為保障也今邊境暫寧歲事差稔流徙之民漸復歸業

為之上者節其力而不盡田租之當蠲者蠲之軍需之當緩者緩之使人無離心户有固志暇則負耒而耕警則荷戈而戰吾封境之内自隱然有敵國之重矣所謂以軍心保淮者非恃寧淮之衆藉武定之强倚制勇之悍㲒遊奕之精鋭耀雄闗飛虎之技擊以為勝也盖近年以來平峒寇平楚賊奮不顧身出萬死一生之中而功績屢升賞典不懋臣曩攝司封每見有軍前上功者制司保明申上朝廷行下覆實展轉因循動經歲月幸

付之悠悠不下近者河南之役淮師又為先鋒楊義一軍盡力鏖戰失亡頗多蓋有元兵追至虎牢關尚能奪馬取牌而死者主將恥敗例不以聞戰死之人賞亦不逮淮之士夫類能言之賞罰如此何以激勵其心而使之勇於赴敵哉昔我孝宗皇帝撫䘏淮兵不間宿衛有材勇智力者每有激犒有武藝超越者悉加甄別將帥在軍或有刻剝雖賣布搭息小事亦行察訪切責其所以留意於淮兵者蓋欲使之內以固圉外以拒敵也今

强敵暫退藩籬淺薄曾經戰陣之人痛猶未定為主帥者所當弔死勞生字其孤遺而勿使之流離憫其勞苦而不煩以私役回生意于已枯鼓勇氣於已竭逮其志定氣飽持尺檄而調之雖寇騎千羣亦無所用矣或曰新復州軍未可輕棄也臣竊以為不然蓋天下之事固有緩急先後之序新復之地率多汙萊狐狸所號蘆葦相望經理亦未易言也若先其所緩後其所急荒吾自有之疆圉實彼不毛之土田譬如有連城之璧價值百

倍反過而不問破釜墮甑殘缺已多而乃竭力經營夫破釜墮甑吾家舊物固不可忘連城之壁吾家重寶尤所當貴曷若先使淮堧有不可勝之備而後徐理中原以俟不可失之機哉若夫方城漢河乃舊日唐鄧海泗之地張浚黄中諸人之所不欲棄以爲襄淮捍蔽者今既歸我則宜命邉臣擇其酋豪以守處其歸附以耕毋重費吾財可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審度之取進止

論臣不用密啓疏

臣聞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此特為幾事
言也平旦眡朝廣庭訪問公聽並觀以來天下之言何
取乎密伏墀論諫上殿言事明白洞達以自獻其忠於
君何事乎密密非盛世所宜有也國家盛時衆言並進
寧辯論也如争而無傾也寧請對也如忿而無忤也寧
累疏交章於上前也如訟而無嫌惡也言有昌言奏有
顯奏事有白事如天之昭昭日之皜皜無一毫回曲詭
祕也如此氣象豈不能養成端良正直之風而輯成安

靜和平之福哉夫對人不能誦言而後有密啓李沆所謂非讒即佞者真可謂洞見人之肺肝矣近世之弊諸上殿臣寮乞留身奏事凡所敷奏乞留中不付出曰留身曰留中此皆密啓之餘波有以鼓諛謟之舌而滋讒慝之口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論大閱疏

臣聞立武帝王之常德整軍國家之善經國於天地間文緯武經不可一日廢也古我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

田而戒衆庶修戰法獨詳仲冬之大閲以鼓則王執路鼓以旗則王建大常以殺則王下大綏凡簡徒選士王必親涖其間故閲以大言者于以見天子軍禮之盛戎容之詳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閲者僅一見漢用五膢之制唐行三驅之典亦僅見於太初顯慶間獨我國朝以兵立國以武禁暴藝祖皇帝櫛風沐雨取五代破碎不可為之天下改紀而更新之故于除戎講武之事尤加之意今日幸造船務明日幸飛山營又明日幸

朱明門七臨韋於教船池兩大閱於西郊士無歲不簡兵無時不教用能南征北伐罔有敵于我師孝宗皇帝纘承祖武鋭意中興二十八年之間凡五大閱乾道丙戌大閱於白石戊子于茅灘庚寅又於白石淳熙丁酉又於茅灘癸卯于龍山造命于朝授兵於府出金于藏簡卒於郊而又身厲橐鞬躬擐甲冑千乘導前萬騎擁後旌旗蔽野戈矛輝日軍容之壯也中軍鳴角騎軍打圍步軍變陣坐作進退起落旗槍皆應規矩軍律之肅

也降銀若干降錢若干降會子若干卒伍有犒偏裨將帥有賜軍賞之醲也乘輿親禦而紀律嚴鼓鐸精明而士心奮天聲既震國威孔張仇方至老不敢渝盟犯塞寧非選練閱習之功歟然而乾道淳熙間養兵之費尚充閱武之時常數故帝於幸茅灘之日嘗從容語宰執曰大閱不免薄費然散在諸軍亦不枉了臣雄亦奏曰國家財貨陛下不以賜伶優崇臺榭而散之大軍此盛德事然則捐不急之費以賞戰士省土木伶優之耗用

以優給三軍整軍經武者可不權衡於此哉

論命樞臣督視軍馬疏

督視之官國初不常置翠華南渡六師分屯一軍駐楚州以撼山東一軍出盱眙以扼泗口一軍屯合淝以指京汴又一軍宿荆鄂以向宛洛勢均權埒諸將每有不相聯屬之患襄淮有警朝廷于是遣重臣以董督之方畧禀於睿筭幕府選於朝紳前茅後勁遣于御營犒金賞帛出於内帑葢諸軍有節度則觀聽一事權有總統

則人心奮湖湘之平藉塘之勝采石之捷介胄先登而鯨鯢駢戮皆肇開督府之功也方今三陲未清四郊多壘錢穀甲兵之問日至於廟堂分命樞臣督視軍馬實為第一事委之以部分而不制命於中予之以銀錢而不問其出入元戎一臨人人自奮中興諸將之功復見於今日矣

論元祐建中嘉定及今日更化疏

臣嘗讀易至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夬之九三曰

君子夬夬乾六陽之卦也夬五陽之卦也衆陽翕聚羣陰退聽內皆正而外無悔也而君子於此體乾之健而復承之以乾用夬之決而復申之以夬蓋三居上下之交履憂危之地此正天運闔闢之關世數屈信之候治化汙隆之幾君子小人消長之界限一息間有間焉則乾之變為坤夬之反為姤陽來而陰凝剛長而柔牽有天下國家者是不可不鑒也恭惟陛下踐阼十有一年天斃權臣始得親政凡敝化勸令一切改紀而更新之

向也上下垢翫令刑清罰謹矣向也君臣隔塞今志同道泰矣人才惟恐其不聚今則賢者皆在本朝雖骨鯁耆艾平時所不名之臣亦峩冠而來矣小人惟恐其難去今則羣邪皆屏於外雖元兇極惡公論所共嫉之人亦投北而徙矣臺臣抨擊一疏動十餘人宰臣進擬一筆幾二十餘士其視昔之題副封供祇檢日進月進以希求官職者敝風亦頓革矣謂之非清明之朝不可也然而雲氣族而膏澤勿下陰霾散而陽采不舒君子之

聚小人之去而治不加進無以百度未釐三邊未澄羣生未遂廟堂之上日夕講求更化之端而未有確然一定之規模縉紳之臣交獻革弊之策而未覩的然顯著之效驗是豈無其故歟昔者元祐嘗更化矣自司馬光為相而呂公著文彦博韓維以老成用劉摯呂大防以端厚進王巖叟梁燾朱光庭劉安仁傅堯俞以忠直顯經術則范祖禹程頤文章則蘇軾論思封駁則范純仁范百禄蘇轍曾肇凡所登用皆天下所望以為宰臣為

諫官為言語侍從之臣者也嚴叟十疏論安燾光庭十二疏論章惇摯十三疏論蔡確或二十一疏論張璪或三十五疏論韓縝其所論列皆天下共指以為憸人為邪黨為懷諼誤國之臣者也間有以熈寧舊事元豐黨人為言者而光之數語對越在天轍之一疏傾動簾陛上下夾持議論堅一所以尚能扶持七八年間而國是始變也若建中靖國亦嘗更化矣起范純仁相韓忠彦用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任伯雨於要途遂蔡卞章惇

劉拯蔡京張商英於散地雖八士之親除十一人之擢用閭閻小人莫不傳播以爲快活差除而布在樞府汲善之意少朋姦之意多名曰用中而非中號爲加靖而弗靖逮置政事局而輕元祐重元豐矣進愛莫助圖而左軾轍右京卞矣意嚮一偏更張未盡所以僅止於七八月間而國論遽變矣至嘉定更化則又不然也元克殛死衆正方升樓鑰自海濱名林大中自浙東名倪思自雲川名楊輔劉光祖自西蜀名黃度蔡幼學傅伯成

劉爚楊簡袁爕等同時爲侍從郎官曾附侂胄用兵如鄧友龍陳景俊郭倪鄭庭皇甫斌薛叔似次第鐫竄曾昌言侂胄誤國如朱熹彭龜年呂祖儉楊萬里徐邦憲等優與旌擢其氣象似矣然敝事滋多匆能改侂胄之局面憸人互進未免尋閙禧之轍迹雖遠相是時未至以賄闗而牢籠宫府參用邪私意已不能掩給諫臺省耳目喉舌之司而流品混淆用一正人也則必邪擱一人爲之對衛涇錢象祖去而君子之勢孤倪思黙而小

人之脉盛逮至三凶四木之謡一二年以後國論遂變
矣臣嘗謂國朝更化規模大抵三變變之緩者元祐諸
賢扶持之力也變之速者建靖諸人偏詖之失也變之
不元祐不建靖而胥變為舊習者嘉定邪正雜糅之病
也閱汗青而慨往酌古道以御今其在今日可不鑒元
祐之所以得戒建靖嘉定之所以失哉今陛下改元既
十有一月矣回衆陽於枯荄出羣否于顛趾官師熈良
士俗純一臣固未疑其遽變也然而天下之理陽奇而

陰耦治少而亂多君子之進也常難而退也常易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機括所係於此乎分陛下盍不上觀天運中閱世數下察人事封築君子之基勿使能轉芟夷小人之根勿使能殖不任賢則已任則必盡其用毋徒曰華之以美職也不聽言則已聽則必底於行毋徒曰崇之以虛禮也幽人聘於丘園當有以副蒼生之望毋徒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也故老加之蒲辟當有以磬辰告之猷毋徒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也公

道開布而實意孚至言剴切而浮文少氣本日強精神日運雖有客陰外邪將見晛曰消矣又焉得以搖吾國是哉不然公論自君子出而籌之未盡實政自朝廷始而行之不力則恐他時或有以不能主張之說議人主以又是訖了之言議輔臣以比日以來過于謹嘿而議純厚之儒以被謗復起多所顧慮而議者宿之老臣甚為此懼也為今之計若使在下者至公竭誠盡其所當言之職分在上者公聽並觀達其所當行之事實發之

以剛持之以定守之以壯如是而德聲之不振治功之不起人心世道之不丕變臣不信也臣又有憂焉今天下之勢譬如奕棊局垂敗而復轉勢幾危而復活更易布置於棊心者固可謂善矣然一著不謹則前功虧一鑄或開則全局壞今姦邪失職在外其機權智數固不敢視章蔡諸人而旁窺側睨猶足以為胡薛諸子彼見朝廷所施行少有過差便生樂禍之心君子所言論微有偏倚便開譏慝之口如近日用兵一事是亦開其窺

伺之一耳幸而朝廷収斂俱就靠實彼無所容其喙若忽於不見而罅漏不補則國家之憂君子之禍殆未知其所終也予其懲而毖後患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奏乞宣諭兩相協心治事疏

臣竊惟效忠險難之世當以匪躬蹇蹇為心憂念君事之秋當以在公明明為職大臣以身任天下之重不同一節之士哲於保身而輕為進退也恭惟皇帝陛下親

攬權綱並建宰輔清之端閑明謹敏於國事行簡靖重
老成審於謀國二人者猶之陛下股肱不可胥失比以
星雷為異累疏控陳欲上相印以塞天變陛下屢降詔
書趣令治事一二日來竊聞清之再上章求去又聞謁
告臣實未知其繇但邉兵屢騷民事孔棘荆州疲敝蜀
圍荒殘顧瞻四方靡究靡宅而一堂之上山積文書麈
滿几案宰臣執政僅有三人此何時也而乃迭相先後
抗疏北闕引告東第奉身以求退耶昔王曾上章丐歸

劉隨以疏爭之謂知止不殆宜避遜於崇高憂國如家未可輕於去就富弼托疾謁告范純仁以義責之謂但能早退自全以為明哲之術不能竭節匪躬以盡人臣之分陛下待宰相過於曾弼當無事時既享其逸令茲多故欲勇於退在人臣之計得矣其如國家宗社何臣欲乞陛下遣中使宣溫旨督趣並赴都堂協心治事責之以經綜軍國之務何利可興何害可除兵當何時可弭民當何時可寬悉條便宜以稱隆委庶幾陛下無用

賢不盡之迹而人臣無潔身自營之私實慰衆望謹録

奏聞伏候勅旨